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。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绝不能被打败。

[美] 海明威 / 著

探 求 人 生 真 谛 汲 取 人 生 力 量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中国海洋出版社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海明威著 陈众议译

中国海洋出版社

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 著

闫红梅 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/(美)海明威著;闫红梅译. 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4.8

(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·第2辑)

ISBN 7-80153-970-2

I. 老… II. ①海…②闫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2418 号

书 名: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(二)

主 编:张海军

译 者:闫红梅

责任编辑:许南方

装帧设计:郑 琪

出版发行: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:100733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

字 数:1480千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80

印 次: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53-970-2/I·090

文库定价:130.00元

目 录

老人与海	(1)
世界之都	(66)
桥边的老人	(78)
士兵之家	(80)
没有被斗败的人	(88)
简单的调查	(112)
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	(115)
大转变	(119)
三下枪声	(124)
检举	(127)
蝴蝶和坦克	(138)
他们都是不朽的	(148)
好狮子	(164)
人情世故	(167)
一个非洲故事	(172)

目

录



老人与海

他是个孤身一人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人。他已接连去了那儿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有捕到。前四十天里，有一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。但是，因为四十天没有捕到一条鱼，小孩的父母就说，老人现在一定是倒了大霉。他们让孩子搭另外一只小船到海里去，在那只船上，只一个星期，就捉到了三条很好的鱼。

孩子看见老人每天都划了空空荡荡的小船回来，心里非常难过。每次，他都要走下岸去，帮他拿卷起的钓丝、鱼钩或者鱼叉，还有那绕在桅杆上的帆。那面帆上补了一些装过面粉的袋子的补丁，收起来的帆，看上去还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的后颈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他很瘦，又显得十分憔悴。腮帮上长着褐色的疙瘩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留下的纪念。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。他的两只手上都留下了很深的疤痕，那是总用绳子拉大鱼的缘故。不过这些疤痕没有一块是新的，都是年深月久，已经变得像是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。

老人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十分老迈，只有那一双眼睛除外。那双眼睛，如同海水一样，是蓝色的、愉快的、毫不沮丧的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孩子对他说，“我又能和你一块儿下海啦。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。”

孩子是从老人那里学会捕鱼的，所以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上的那只船运气好，还是跟他们一道吧。”

“但是你也记得，我们是怎样连续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，以后我们又是怎样一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的吧！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不相信我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

“爸爸叫我离开你的。我还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。”

“他没有我这么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是我们有，这就足够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我请您在海滨酒店里喝一瓶啤酒，然后我们再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我们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啊！”老人微笑着说。

他们俩坐在海滨酒店里，很多人都在拿老人开玩笑，可是老人却一点也不生气。别的人，那些和老人一样年迈的老渔人，都望着他，心里在替他难过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，只是轻轻地讲起了经历过的海流，讲起他们如何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，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，讲起他们以前看到的一切。在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打鱼人都已陆续回来，剖开他们的马林鱼，将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，摇摇晃晃地走到制鱼场里，在那里等待冷藏卡车来把鱼运送到哈瓦那去。捕到了鲨鱼的人们把鲨鱼吊在带钩的滑车上，把它们的肝取出来，鳍割掉，皮剥了，肉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准备腌制。

在刮东风的时候，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就会飘来一股气息；但是今天却只送来一些淡淡的气味，因为风是往北方去的，这会儿已经平息。阳光照耀着海滨酒店，天气可人心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说。

“呃。”老人回答。他把酒杯拿在手里，正在回忆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我去帮你拿一些明天打鱼用的沙丁鱼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。你去玩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呢，何况还有罗吉利奥可以替我撒网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，就是明天不能跟你一道去打鱼，我也希望能够替你做些别的事儿。”

“你已经替我买了一瓶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你第一回带我上船，那个时候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当年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的时候，那个家伙险些儿将船撞个粉碎，你也差点儿送了性命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那鱼的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，船上的坐板也裂开了缝。还有你用棍棒打那条鱼的声音。我记得当时你把我扔在了船头上放着湿钓丝卷儿的地方，我只觉得整个船都在颤动，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砍树一样，接着就有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。”

“你真记得那天的事儿吗？还是我以后告诉你的？”

“打我们头一回一块儿到海里去的时候开始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。”

老人看着他。那双历经风吹日晒的眼睛坚定而慈祥。

“你要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会带上你去冒冒险了。”他说，“但是，你是你父母的，现在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现在去拿沙丁鱼好吗？我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拿回四条鱼食来呢。”

“今天我自己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进盒子里用盐腌上了。”

“那么就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回来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与信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，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一样的清新了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说。

“两条就两条吧。”老人答应了，“你不会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偷我也乐意。”孩子说，“我可是买的呢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心地单纯的他，对于自己的谦卑一点儿也不感觉是耻辱，而且他深知这种谦卑并没有给他真正的高傲带来任何损失。

“照这样的海流，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。”老人说。

“你会到哪儿去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等风向一转我就会顺着风回来。不等天亮我就要出发了。”

“我想让他也去得远远的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，当你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你了。”

“他不会愿意把船开得很远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，就像觅食的鸟儿一样，我看见了之后就会让他去追海豚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不中用了吗？”

“他的眼睛差不多快瞎啦。”

“这倒是奇怪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来都不去捉海龟。只有捉海龟才会伤到眼睛哩。”

“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那么多年的海龟，可是你的眼睛不还是好好的！”

“我可是一个古怪的老人啊！”

“但是，你现在的力气能够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问题。何况捉鱼还有许多诀窍呢。”

“我们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家吧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弄些沙丁鱼回来。”

他们把东西从船上拿起来。老人扛着桅杆，孩子抱着木头盒子，盒子里装着盘在一起的、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，还有鱼钩和带把儿的鱼叉。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艄下面，那棍子是在把大鱼拖近船边的时候，用来击打它们脑袋的。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他们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拿回家去妥当一些，因为那东西沾上了露水就不好了。同时，老人虽然相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可他还是认为把鱼叉和鱼钩放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俩沿路一起走到老人的茅棚前面，从敞开的门口走进去。老人将桅杆连同卷起的帆一块儿靠在墙上，孩子把盒子和别的船具放在了桅杆的旁边。桅杆差不多有他那间茅棚那么长。这间茅棚是用大椰子树上坚硬的苞壳，通常叫做“海鸟粪”的东西做的。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床、一张饭桌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还有一块地方是用木炭烧饭用的。墙壁是用带有硬纤维质的“海鸟粪”的叶子按平了交

叠着砌成的。在褐色的墙上，有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，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。这是他老婆的遗物。过去，墙上还悬挂着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相片，因为每当他看见相片就会感到无比的凄凉，所以他索性把相片拿了下来，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的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吗？”孩子说。

“一盆鱼拌黄米饭。你也吃点儿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回家吃饭。要我替你把火生上吗？”

“不，过一会儿我自个儿生。或者吃点冷饭也可以。”

“那我去拿网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事实上并没有网，孩子记得，他们已经把网给卖掉了。可他们还是每天都要重复一遍这样的谎话。当然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，这一点孩子也是知道的。

“八十五是一个吉利的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看到我捉到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拿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太阳等我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，我手上有昨天的报纸，可以看一看有关垒球的消息。”

孩子不知道，老人口中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，可是老人毕竟从床底下把那张报纸取出来了。

“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冷藏着，明天早上我们俩就能把它们平分掉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。”

“美国佬队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小心一点儿，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。”

“你把报纸好好看一看，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我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去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好吗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你以前那张末尾是 87 的彩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倒霉的事绝对不会发生第二回的。你觉得你能弄来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吗？”

“我想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得花两块半，我们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倒不难。我觉得我能借到这两块半。”

“大概我也可以借到。但我想我还是尽量不去借为好。这一回借钱，下一回就得讨饭了。”

“别着凉了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要忘记，现在已经是九月份的天气了。”

“这个月正好是大鱼游来的时刻，”老人说，“在这个月什么人都是可以打到鱼的。”

“我要去捞沙丁鱼啦，老大爷。”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正在椅子上睡觉。太阳已经西沉了。孩子从屋里的床上取出一条旧军毯，搭在椅背上面，盖在了老人的肩膀上。那两个肩膀还真奇怪，尽管老了，却依然结结实实的，脖子也是这样。老人睡着后，头向前耷拉的时候，皱纹是不大明显的。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，就像他的那面帆一样，补丁也被太阳晒得褪成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头也苍老了，闭上眼睛，脸就和死人差不多。报纸平放在他膝头，被一只胳膊压住，因而没有被晚风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孩子又走开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在椅子上睡着。

“醒醒，老大爷。”孩子喊了一声，将一只手放在了老人的一个膝头上。

老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这时，他的神志仿佛是从遥远的路上走回来一样。接着他笑了。

“你把什么东西拿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，“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不太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你要有力气去打鱼，就不能不吃饭。”

“我以前就是不吃饭而先去打鱼的。”老人说着便站起来，把手中的报纸叠好。然后又开始去叠那条军毯。

“把毯子围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，“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我，就绝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出海打鱼。”

“那么，祝你长命百岁，好好保重你自己吧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呢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一点儿炖菜。”

孩子是把这些饭菜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，从海滨酒店那边拿来的，他的衣袋里有两套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套都用餐巾纸包着。

“这些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船老板。”

“我应该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孩子说，“你不必再谢他了。”

“以后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帮助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大概吧。”

“那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。他对我们太关心了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。”

“我喜欢罐头装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这是用瓶子装的，杜威牌的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！”

“你真好！”老人说，“我们现在就开始吃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你啦，”孩子亲切地说，“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我不愿意打开饭盒。”

“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只是花了一点儿时间，把手和脸洗了一下。”

你是去哪儿洗的呢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的那边，有两条街那么远呢。我真应该把水提来给他，再带块肥皂跟一条像样

的毛巾来。孩子想，我怎么会这样粗心呢？我还应该替他弄件衬衫和短外套来过冬，还有一双鞋和一条毯子。

“你的炖菜味道真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。”孩子问。

“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美国佬队赢了。”老人眉开眼笑。

“他们今天可输了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没有关系。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样子了。”

“他们那一队还有其他的人呢。”

“当然！但是他在队里的位置很重要。在另外一个竞赛组里，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得尔菲亚队之间的比赛，我保证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。不过我又想到了狄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的那几个猛球。”

“那几个球谁也比不了。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经常到海滨酒店这儿来吗？我曾经想带上他去打鱼，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讲。我要你去问他，你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们俩都大错特错了。如果问了他的话，也许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去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了。”

“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，”老人说，“听人说，以前他爸爸就是一个打鱼的。没准儿他也和我们一样穷，能够懂得我们的好意。”

“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儿都不穷，他爸像我这么大时，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正在开往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，当时我还看见了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曾经给我讲过。”

“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？还是说一说垒球？”

“还是说垒球吧，”孩子说，“把老麦克格劳的事跟我说一说。”

“以前他经常到海滨酒店来，他喝了酒后就会变得非常粗暴，说话既生硬又刺耳，性子还真够执拗的。他的脑子里想的是马和垒球。至少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他的口袋里总装着马的花名册子，在电话里，他还经常说到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一个大经理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，“如果杜洛彻也经常到这儿来，你爸爸也一定会认为他是顶伟大的。”

“真的，可谁是最大的经理呢？鲁克，还是迈克·冈查列斯？”

“我想他俩分不出什么高低。”

“不过，说到打鱼，最好的还得算你。”

“不，比我好的还不少呢。”

“不，”孩子说，“会打鱼的人很多，打鱼的能手也有不少。但是最好的却只有你。”

“谢谢你。真高兴你这么说。我希望来的鱼不会火得叫我对付不了就行了，要不，有人要笑我们吹牛了。”

“不会有这种鱼，只要你身上还有像你讲的那么火的劲儿。”

“或许我的身体没我想象中那样强壮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懂好多诀窍，而且信心十足。”

“现在，你应该上床去睡觉，这样明天才会有力气。我也得把东西拿回海滨酒店去了。”

“祝你晚安，明儿一早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可真是我的闹钟啊。”孩子说。

“我的闹钟是岁月，”老人说，“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会早早地便醒了呢？是为了过一个比较长的日子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只知道孩子们喜欢睡懒觉，怎么睡也睡不醒。”

“我会记住的，”老人说，“到时候我去把你喊醒就行了。”

“我不愿让船主人去唤醒我。这样就好像他比我还有精神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好好睡一觉吧，老大爷。”

孩子走了。

他们俩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没有点灯，孩子离开后，老人就脱了裤子，摸黑上了床。裤子被他卷起来当成了枕头，那张报纸也被塞在里面，然后老人用毯子裹住了身子，睡在了铺满旧报纸的破弹簧床上。

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他梦见了儿时看到的非洲，有逶迤的金色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浪，有高入云霄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。现在，他每天晚上都住在海边，在睡梦中可以听到海浪的怒吼，看见当地的小船从海浪中穿来穿去。在睡着的时候，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，也闻到了非洲的气息，这是地面上的风在早晨送来的。

通常，当他闻到地面上吹来的风，他就立刻醒来，穿上衣服，去把孩子叫醒。但是今天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得有点儿早，他在梦里知道时间真的是太早了，因此就继续做着自己的梦。他梦见了白茫茫的岛顶从海上崛起，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。

他不再梦到风浪，不再梦到女人，不再梦到让人吃惊的遭遇，不再梦见大鱼、搏斗和角力，也不再梦到他的老婆。他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像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，他爱它们，就像他爱那个孩子。他从来没梦到过那个孩子。就这样，他醒了过来，看一看敞开的门以及外面的月亮，随后他把那当枕头的裤子打开，穿上，然后走到茅棚的外面去小便，再顺着大路去把孩子叫醒。早晨的寒气把他冻得发抖。不过他也知道，发了抖身上就能暖和一些，而且他很快就要把船划进海里了。

孩子住的那个房子的门也没有关。他推开门，光着脚轻轻地走了进去。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的小帆布床上，老人借着从屋外射进来的那暗暗的月光，刚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。他轻轻地拿起孩子一只脚，把它握在手里。孩子被他弄醒了，转过脸来看着他。老人点一点头，孩子就从床旁边的椅子上拿过裤子，坐在床上穿上了。

老人出了门，孩子跟在他的后面，直打瞌睡。老人用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，轻轻说了声：“真抱歉。”

“干嘛这么讲，”孩子说，“是男子汉就该这样。”

两人向老人住的茅棚走了过去。在这条昏暗的路上，还有一些光着脚的人扛着他们的桅杆慢慢走着。

进了老人的茅棚以后，孩子把一卷一卷的钓丝放进篮子里面，再拿起鱼叉和鱼钩，老人把桅杆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了肩膀上。

“想喝点儿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们先把要用的东西都放在船里，然后再去喝咖啡吧。”

他俩在一个专门卖东西给渔人吃的早市上，用炼乳罐头盒喝了咖啡。

“睡得还好吗，老大爷？”孩子问。他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，虽然驱走睡魔对他来说并不容易。

“睡得不错，曼诺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觉得今天挺有把握捉条大鱼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孩子说，“现在我要去拿沙丁鱼了，您的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您的新鲜鱼食。我们那条船的东西都是他自个儿去拿。他死都不肯让别人去扛一件东西。”

“我们和他不一样，”老人说，“在你五岁的时候，我就让你扛东西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孩子说，“一会儿我就回来。您在这儿再喝一杯咖啡。我们在这儿是有账的。”

小孩走开了，他光着脚走在珊瑚石上，向装鱼食的冷藏室走去。

老人慢慢地喝着他的咖啡。这就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了，他知道他应该把它喝下去。很长时间以来，吃饭一直是件让他厌烦的事情，他出海时从来没有带过吃的东西。在船头，他放了一瓶水，这就是他一整天所需要的东西了。

一会儿，孩子把包在报纸里面的沙丁鱼和两个鱼食拿回来了。于是他俩脚踩着沙石，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小船那边，解开船，轻轻

地滑入水中。

“祝你好运，老大爷。”

“也祝你好运。”老人说。随后，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了桨架上，然后弯下腰，将桨叶往水里一撑，从黑暗中划出了港口。其他的海滩上还有一些别的船只驶出海去。这时月亮已经落山了，老人虽然看不见黑暗中的那些船，但却听得到桨叶落水及它们划动的声音。

偶尔那些船上有人在说话。但是除了荡桨的声音以外，大多数船只都是静悄悄的。他们出了港口就散开了，每个人都朝着他觉得能找到鱼的那一块海面驶去。老人知道自己是越走越远了，他早已把陆地的气息抛在了身后，驶入了黎明时分海洋特有的清新的气息中。当他在海里划过一段距离的时候，便看到了磷光，那是湾流的水草发出的磷光。渔人们将那段地方称为大井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突然下陷的七百英寸的深渊。因为海流撞到海底的峭壁上会造成漩涡，各种各样的鱼都聚集在那里。在这个深不可测的水穴里，聚集了小虾、小鱼，有时候还会碰上成群的乌贼。这些小鱼、小虾们在夜里会游到靠近水面的地方，而大鱼则会游到那儿把它们吃掉。

老人可以在黑暗中感觉到清晨的来临，他一边摇桨，一边可以听到飞鱼出水时发出的颤声，听到它们在黑暗中凌空而出时紧绷的翅膀发出的咝咝的声音。

老人非常喜欢飞鱼，因为它们是他在海洋上主要的朋友。此外他还会替鸟儿们伤心，尤其是弱不禁风的黑色小海燕，它们永远飞翔，永远张望，然而多半永远找不到任何东西。他想：“鸟儿的日子比我们过得辛苦多了，除非是鹰鹭和那些强大的鸟儿。为什么海洋这么残忍，而海燕这类的鸟儿却又如此柔弱，如此纤细呢？海洋是仁慈的，美丽的。但她有时竟这样的残忍，来得又是这样的突然。那些在海面上飞翔的鸟儿，不得不一边点水寻找，一边发出细微而又凄惨的啼叫。唉，这种鸟儿呀，天生就柔弱，没有抵抗海洋的力量。”